

3-137

2/A 戦史 18

西方戰史

中華民國元年壬子秋

西方戰史

西曆一千九百十二年

上海廣學會出版

西方戰史

英國不理師原著

上虞羅衡升譯

第一章 緒論

分析虛形與實際。格致學中所首當解決之問題也。今有人於此。因觀乎人類已往之歷史。大抵敘述金風鐵雨。戎馬倉皇之事。又見夫近世文化至高之國度。亦朝修文而夕講武。終歲從事於堅甲利兵。遂以爲爭戰舉動。爲社會發達之先聲。其根源實導生於人類自然之習性與情慾。亘古迄今。人類之習性與情慾。無大變更。則戰爭之事。亦必永永相沿而不替。余竊以爲不然。蓋此理說。祇就虛形以懸擬。初非按諸實際以推求者也。夫天下無不變更之物體。亦無不變更之事實。地球之旋轉迴環。無時或息也。草木之榮枯消長。無時不變也。卽輕如空氣。微如以脫。亦莫不時時動盪。流轉而不已。以個人論之。今日之我。與昨日之我。行止則夔乎不侔。以世界論之。此時代之事。與彼時代之事。判別亦奚啻霄壤。審如是。社會之物體與事實。既確知其多所轉移。則人類之習性與情慾。自不能決其必無變易。惟所變

易之方針。或進於至善。或退於至惡。則虛懸無定。莫獲窺其端倪者也。

近世厭世派。嘗發生種種疑問。以諮詢於樂天派之人曰。世界既時有變更。其發生之效果。究有進化之希望否耶。血薄肉飛之戰爭。究爲優勝劣敗之公例所必需否耶。人民對於此事。或可心氣和平。而對於彼事。能保其不好勇鬪很否耶。縱觀往古來今。人民若潮流之忽進忽退。轉徙靡常。國家如花木之條榮條枯。新陳代替。居今日而欲冀他日人民藉公理以代武力。判斷一切之是非曲直。寧非如蒸沙以求飯。磨磚而作鏡耶。按此種種問題。驟觀之。似有至理。而動聽聞。細繹之。則覺其立說不完。不難答辯。本書試略爲引論。歷史之沿革。即可得明確之證據。而解決此種種問題矣。惟本書所論。非論世界偉人所發表關於爭戰與和平之理想。酒論人類自古及今所發明各種規則之實際。如政治經濟道德等。且證明社會中人民之思想。意見。才能。三者之原動力。較競權。趨利。貧困。王者之反動力爲弱。蓋人類歷史中。大半不外乎競權。趨利。貧困三者之擾攘耳。

以故按著者意見。確信世界爭戰與和平之原因。實根源於政治。經濟。道德等之實際。決非根源於人類之習性與情慾。用特輯述是編。以見社會實際中之事理。詳加研論。俾世人知

此實際之發展恆循一定之階級以進行。秩序井然。有條不紊。惟社會大勢所趨。今與古則殊途而異轍。茲按社會近今之狀況。略舉簡而要之二公例如下。

(一)今日大地之上。人類社會。幾遍全球。

(二)程度至高之社會中。人類生產總數。已漸減少。或竟停止。

然此二公例之發生。英儒瑪耳德 Malthus 達爾文 Darwin 猶未及見也。

生理學家之言曰。生物生命。受動移與穩固之折衷。變異與一致之調和而成者也。夫生物生命如是。社會生命亦何獨不然。蓋社會生長與生物同。必使擴張與組織之範圍。互相平均。而後可達生長之目的。設使擴張之能力。過於組織之能力。則如拔苗助長。非徒無益。而又害之。若擴張之能力。不敵組織之能力。則如蠶作繭。自縛其軀。不能活動。是可知擴張與組織。須相輔並行。無容畸輕畸重。始克收社會生長之功。

抑吾更有說焉。社會生長。達於極點。其結局必有二問題發生。曰人類繁殖。曰土地有限。此二問題發現後。社會情形。必生大變。何以故。以人類不能軼出此地球行星之外故。人類能隨地球以擴張。地球不能隨人類以生長。寔假此莽莽地球。一旦爲人類所住滿。則社會中

始論人類之

擴張與組織之兩能力。亦必隨之而變易。可斷言矣。

當文字肇生。載筆而成史乘之時。世界人類散居各地。類聚羣分。如蜂房之羣蜂然。夫蜂爲動物中之至微小者。而迺比諸人類。毋迺擬於不倫乎。不知蜂類雖微。有時人類較爲不及。此曷以故。蓋古初人類。雖有思想。有智能。運用器具。操作一切。高出乎蜂類。然其習性。恆喜毀壞物事。殘害生靈。而蜂類則不然。蜂類惟喻花釀蜜。儲備食料而已。非第蜂也。任何鳥獸。舍尋覓飲食而外。罕有毀壞殘害之暴舉。而人類之毀壞殘害。奚啻百倍於鳥獸。謂予不信。請觀孩提之童。莫不具有破壞玩物之天性。即可恍然斯言之不謬。獨是人類胡爲而恆喜毀壞物事。殘害生靈乎。無他。人類之初。本性之束縛既弱。而理論之引導缺乏耳。既無束縛。又無引導。則除禁止直接損害部落之作爲而外。當無不任其恣情放浪也。

而或者謂。人類之始。狃狃榛榛。予取予求。無所擾累。從容暇豫。優哉游哉。所謂太古之極樂時代是也。然據上節所述。則此說之無徵也明甚。試觀太古遺傳之古蹟。與今日世界中野蠻時代之人種謀生方法。互相印證。即可知昔日理想之著作家。其所述太古人類之狀態。實大相刺謬也。蓋太古人類。其謀生情狀。不惟不獲安寧。且時啟戰爭之釁。所持軍械。率輒

笨惡劣。殺人如刈草菅。不知矜惻憐憫爲何事。舉凡飲食居處。亦不甚知。卽知之亦不甚精。飢則獵獸以充腸。渴則掬水以狂飲。渾沌未鑿。童真不漓。情慾所發。任其所之。祇顧目前。毫無遠慮。強而有力者。則得雄長一方。長卽酋肆其專橫殘暴之舉。人民蜷伏於下。任其蹂踐。而不敢與爭。以勢力不敵。而又不知自治爲何物也。

惟既有酋長。則管理之法略具。畜牧之道始立。獵獸爲生之人民。聚族而居。以家長爲領袖。合多數家族而成部落。而人類之五大制度。如財產制度。軍旅制度。畜奴制度。多妻制度。政教制度。亦皆逐漸發生矣。原夫獵獸爲生之人民。進而爲遊牧之部落。則畜牧盛興。牛羊繁殖。其角濺濺。居民賴以富裕。此財產制度之所由發軔也。財產既分。戰鬪斯肇。或攻取他人之所有。或拒抗他人之侵陵。兵械武備之組織。遂爲時勢所必需。此軍旅制度之所以繼興也。迨後農事漸興。事事攸賴人力。於是戰勝之地。不如昔日之盡皆屠戮。俘擄以歸。役爲奴隸。督令工作。而蓄奴制度成矣。多妻制度者。亦以工作事多。在在需人。一夫一婦。斷難兼顧。遂有多妻之制。所謂晝出耘田夜績麻。村莊兒女各當家是也。政教制度。其組織也。亦由於世會所趨。蓋當鴻荒過度時代。人民飲食居處。逐漸進化。思想智識。日進開明。工藝美術。亦

改良而繁富。惟人民之於珍寶飾物。恆喜誇多鬪靡。不免謾藏誨盜。既判貧富不均之階級。能毋召視耽欲逐之釁端。此爭彼攘。伊胡底止。於是一切習慣法律之施行。不容稍緩。因施行習慣法律之需人。而世襲之酋長。及耆老之議會。遂迺發生。更有祭司以監督一部落之宗教。故政教制度成立。而雛形之國家與俱成立矣。

按或謂國家者。實導源於軍旅制度之時期。中此殊非正確之理論。蓋國家之於人民。爲衛生命保財產所必需。欲社會興盛。必使人民生命無虞。財產保全而後可。欲生命無虞。財產保全。必有一定之政教而後可。政教者。國家之命脈也。有政教而後國家始可成立。是則一定不易之理也。

人類進化

人類進化之階級。由獵獸時期。進而爲游牧時期。由游牧時期。進而爲耕植時期。由耕植時期。進而爲工商時期。其間不知歷幾許之星霜。易幾許之人物。始克臻此盛興之地位。惟當耕植時期中。社會情況。變更較劇。初時闢土地。勤稼穡。春播秋收。利穩而大。仰事俯畜。頗覺裕如。及由胼手胝足之時。更進而爲冶五金以製農具軍械之時。進步固速。有時亦反有退步焉。蓋或值天災流行。饑饉洊至。一部落之人民。爲造化所顛倒。挺而走險。不得不侵犯他

人。刼其所有。以延生命。此部落中。倘更有點桀獯悍者流。爲之表率。矚矚而動。肆其荼毒。於是此部落之人民。變爲獷野橫暴之蠻族。見有他部落之稍稱富有。卽羣然攻入。不啻如黑海之狂流。風潮所播。人物蕩然矣。

緣土地形勢之懸殊。人類之性質行爲。亦大判異。山居好畋獵。海居好經商。此夫人而知之者也。昔時文化發生。濱臨大河之地。其邊境有廣大之沙漠。此沙漠中之人民。穴居野處。或韋韞毳幕。僅庇風雨。居恆遊蕩。不獵獸而獵人。蓋其游惰性成。視工作爲茫茫苦海。不欲一輕嘗試。溯文化始闢之初。此種人民。凶惡殆無倫擬。河濱良善之居民中。有不軌奸徒。或逃亡奴隸。趨而附和之。其數更增。其勢益劇。大抵刼掠生涯。爲致富至易之捷徑。宜乎業之者衆。而純良富有之民族。烏得不出入相友。守望相助。組織軍隊。以自防衛乎。積而久之。軍隊又自成一階級之團體。及至聯村落而成城鎮。聯城鎮而成國家。更有所謂陸軍海軍禁衛軍等。軍制遂益完密而森嚴。良以軍隊。非第爲安良除暴所必需。禦外侮。振國威。無往而不資乎戰備也。

夷攷人類最初之歷史。當鴻濛甫啟。籠煙銷霧之中。有爲吾人所最當注意者三要事。(一)

人羣之轉徙。約分二類。曰征伐。曰殖民是也。征伐則視其團體之兵力。殖民則出於各人之自願。(一)國家之組織。人羣既有定處。漸自團結而成國家。國家之成。亦分二類。曰君主。曰民主。或偏於君主。或偏於民主。則各隨所組織之機緣而定。(二)經濟之發展。國家組織既成。一切設施。惟經濟是賴。但經濟亦分二類。曰耕植。曰開拓。耕植爲自食其力。開拓則侵他人矣。以上三事。雖分六類。其大概不外二端。曰戰爭。曰和平。顧戰爭與和平。非由於人民性情之善惡不同。恆隨時局之景況及機緣而定。

按殖民如古希臘人之在地中海及黑海兩岸者是。大抵爲同心同種之人。互相聯合。離棄母國而謀自由之農業工藝。其目的在較母國所受之幸福爲大耳。征伐則反乎是。其作用在強聯言語不同。政權不同。宗教不同。經濟不同之人種。合而爲一。此卽所謂帝政主義也。

總論古今
國家之狀
況

國家者人類之結晶體也。追溯皇古。人羣自東徂西。於大河之濱。確定其居處焉。其地勢既佔優勝。易於保守。其族長亦爲一強而有力之英雄。運其智能。逞其威勢。撻鄰近弱小之部族。攘其茁壯之牛羊。沒其膏腴之土地。俘其人民而役使爲奴。逼之工作。驅之戰爭。與以蠱

糲之飲食。其威權因以日增。勢力因以日鉅。當其族長與鄰族角逐時。人民皆竭力以協助。原因有三。(一)以敬畏族長之智能權勢。有逾恆人。威稜之下。不敢不同心一致。(二)以感激族長平日之治理有方。得安生業。天良激發。不能不效死疆場。(三)以戰勝所獲之俘奴。族長不欲獨享其樂利。俾人民亦略得均沾。役畜爲奴。用代耕種。人民以大利所在。不得不努力進取。此所以能蠶食四國。虎踞一方也。循是而往。族長遂爲此地之君王。親幸卽成此地之貴族。更有軍士助之防禦。祭司代之監理。已而商務繁興。農業進化。竟成一天然扶助之國家。其人民性情既同。宗族亦同。語言習慣。無不皆同。萬衆一心。邦基有不鞏固者乎。惟以相沿日久。國政定爲世襲之君主。而封建制度。遂漸發生。於是本來國度。爲之一變。國中經濟之狀況。亦與俱變。人民爲勢迫時趨。挺而走險。民權思想。逐漸萌芽。佃奴制度。變爲自由工作。而昔日繁苛之虐待。無容再見矣。賦稅取之人民。人民亦得享參與政治之權。而昔日抑壓之淫威。無容擅作矣。雖然。行政與業農同。當初闢新地。土地肥饒。少種可以多穫。迨歲月蹉跎。土力薄弱。播種雖多。亦將少穫。行政亦然。彼夫掌握政權之一階級人。見國內人民皆重自治。無容逞其威權。不得不思於本國之外。開闢新地。以求多穫。於是殖民之政策。

隨以發生。設有一羣探險者之私產。設一人民於荒僻之地。覓得一金礦。若無他人爭奪。則此礦產即為探險者之權利。以稍填其慾。此政府即掌握政權者。開闢殖民地之一端也。

當斯時也。輕濟變更。未嘗或止。機器造物。以代工作。信用貿易。信用者如紙幣銀票契約等類是也。以代現銀。此種種改革。關係政治。實非淺鮮。惟窮兵黷武。撻伐四方。戰勝時蹂躪其國土。擄掠其財物。太古蠻族之風。依然如昨。為可慨耳。至其賦稅之制。毒痛全國。經濟之基礎。既為顛覆。社會之仁德。亦被斷喪。人民之元氣。不論若何壯實。若何偉大。能勿以負擔過重。而興碩鼠之嗟乎。審如是也。則其國外強中乾。上重下輕。曾幾何時。必將為資格較淺之種族所推倒。然而此推倒之種族。吾恐他日亦蛛絲馬跡。故轍是循。仍不免為後來之種族所傾仆。嗟嗟。前波後浪。層層相因。禍海茫茫。伊胡底止。興言及此。能毋心悸乎。按上節疑羅馬言

縱觀數千年歷史。如以上所述者。比比然也。其人民之操縱。國家之興替。原因雖甚複雜。而其大概則無不同。夫天下之人心。固無純善。亦無純惡。善惡平均。而後能相安於無事。國家之勢。亦猶是也。譬之機器然。動力發展。恒視各種機關支配之力量而定。各力適均。則機器必靈捷無倫。國家勢力均等。則社會必益臻發達。此可斷言者也。惟亘古以來。社會中積極

之能力。必百倍於消極之能力。非然者則不能如是林林而生。總總而羣。蓋繁衍數千年。可殺滅於俄傾也。

雖然。積極之能力。所以較大。亦社會種種狀況。有以驅逼之。人情好逸而惡勞。倘無種種狀況。以逼其競進。則積極之能力減。消極之能力增。其所生產。不敵其所毀滅。雖至今日。恐社會亦無纖毫之進化矣。試觀夫古代人民。以畎獵網罟之弋獲。頗難也。因發明牧畜耕稼之道焉。以自由工作之較爲便利也。因禁阻擄劫奴僕之事焉。見夫經濟界中之價值日增也。而工藝商務。互相競勝矣。見夫海陸劫盜之有害人羣也。而法律規制。恪遵謹守矣。掌邦權者。以國外之輸入既少。國內之財用不敷。遂不得不籌設徵納賦稅之制度。而國內人民。以擔負賦稅故。遂亦發生參預政權之思想。此皆爲社會種種狀況所驅。不得不競爭生存者也。而猶不第此。

軍旅戰爭之事。亦肇生於古代社會中。始則藉以獮薶鳥獸。繼則以獮薶鳥獸之能力。而襲擊外人。已而復以襲擊外人之能力。而攻伐其同類。於是軍旅戰爭之事。對外對內。相需並用矣。然大概用以排外者居多。蓋外患之劇烈。時百倍於內訌之俶擾也。迨後疆域之範圍。

國家之勢力。與其他列強。並駕齊驅。軍旅戰爭。無用武之地。毋已其樹工商之旗幟。相與角逐於塵市衝衢乎。噫嘻。時至今日。軍旅戰爭。已達極點。工商角逐。方興未艾。欲覘一國文化之發達。當舍兵力而進觀工商各界。卽以其工商能力之強弱。以擬定其國勢之盛衰。其庶幾可窺全豹乎。

論古蹟之
遺傳

第二章 古初王國

時勢遞嬗。以迄今日。北溫帶之人民。非視泥沙如藩溷乎。然而溯厥往古。亞洲之西。非洲之北。匝地居民。珍泥土如金玉。夷沙礫於珠璣。一切希罕之珍奇。不世之異蹟。若圖書。若繪畫。若崇樓傑閣。若故宮舊闕。若英豪之偉像。若碑碣之銘誌。紛陳乎吾人之眼簾。掩映乎吾人之腦蒂者。何莫不藉泥沙之功用。保存其形跡。而沿傳以至今日耶。它姑勿論。試徵之英吉利之博物院。其所珍藏巴泚崙亞述兩古國之書籍也。函札也。法律也。契約也。象數也。以及各種碑銘劄記等類。實繁而巨。是等古物。率范以泥磚。鏤以楔形文字者也。近五十年來。在坭坭微城亞述古都之舊址中。覓獲斷碣殘碑。及其他奇零古物。不下二萬餘種。令人想見當日人民鉤心鬬角之遺風焉。

至若當日材武勇桀者流。其競爭角逐之歷史。有爲今人所不能詳論者。厥有二故。一曰。年遠之無徵也。夫歲月不居。韶華貽蕩。當時故國。距今不知幾千載。其所遺傳之記事史乘。類皆殘缺不完。而所記事實。又皆斷續不貫。且此種物事。率皆近今所覓獲。考古者尙乏研究之功。此其一。一曰。記載之失實也。古時人民。恆喜矜張。其於戰爭。勝則揚。敗則祕。秉筆者大

抵厚己薄人。以取悅於當道。而雕刻繪畫諸家。亦中是病。殆成一邱之貉。故所記載。非第不全。且多失實。此其二。有此二因。欲詳論其戰爭之歷史。庸可得乎。

雖然。天下事。疵不掩醇。瑕不掩瑜。試一披所獲之古籍及鏤鏤之碑坊。睹其所載所繪。亦可略知當日戰爭之梗概。其寫述王者之英偉。豪杰之倜儻。靡不躍躍欲活。而描摹失敗者之垂首喪氣。俘虜者之困苦顛連。亦皆惟妙惟肖。更有各種軍隊。東馳西突。執弓者與持戟者相攻擊。城郭之屠戮焚燬。似無暑刻之安寧。一若當時數千年中。幾成一慘澹風雲之世界。要之當時之牛爭鹿逐。俘奴獲虜。事誠有之。然可決其一次用兵。必有多年之寧息。俾居民得從事於雞犬桑麻之職務。非然者。終歲沉淪於鋒鏑之中。當地生靈。寧不悉膏夫斧鉞。劍之下。而人類早已滅絕耶。

古初戰爭
之想像

上古時代。人民綉鏤之藝。既極精緻。戰爭之術。頗形發達。後數百年中。雖進步纖微。而軍隊則愈趨愈大。器械亦逐漸改良。火藥未有以前。應用軍械。疆場中大抵甲盾弓矢。行伍中大抵刀斗。臂策。無大變遷也。然其詳細軍律。古蹟中不甚可尋矣。著者嘗見一上古鏤鏤圖形之軍隊。此圖製於哀那德王在位時。哀王為聯合巴比倫諸城之第一偉人。約在紀元前四千四百餘年。中鏤步兵一隊。排立整密。兵士皆

戎裝。繡衣黼裳。織雲蹙霧。有胃護首。有甲護胸。右手挺長矛。左手執方盾。牌即藤盾高於額。植地如牆。更有弓兵與執盾者偕。弓兵自盾後發矢。而藉盾以避敵。各兵士以盾相密接。列成陣勢。與中古時馬基頓人之方陣相髣髴。此其大概也。更見有在蘇色。鎮名屬意大利地中掘獲之畫片一。雖歲月浸久。顏色盡黳。然而寫翠傳紅。觀瞻華美。上繪山戰形勢。情景逼真。挽弓挺鎗者。佔軍隊中之多數。而佩刀劍。持棒槌者。作互相攻擊狀。人物神采。大有飛揚舞動之勢。當日人民之心性術藝。胥於是而畢現矣。

至當日軍用器械。則盔也。甲也。刀也。劍也。鎗也。矛也。弓矢也。方盾也。飛砣也。戰斧也。後千餘年中。鎗盔已成普通之物。亞述人改高其盔。上有尖圓之頂。除方盾外。復有圓形之盾。以利矛盾步兵之用。古時一方盾祇能一人持之。與長衫之弓兵相偕。後改圓盾。則一手可以挺矛。一手可以執盾。是為矛盾步兵。迨馬既傳入。遂有兵車。車載戰士數人。或駕二馬。或駕三馬。並馳而前。所至之地。人莫敢撓。更有驍騎。佩劍挽弓。挺矛跨馬。馬項下則綴以流蘇。身上則被以文繡。結隊而出。如火如荼。敵軍見之。靡不齒慄。惟古時軍械。大率為銅錫相和之雜質所鑄冶。迨文化漸進。始知用鐵。厥後更練鐵為鋼。戰械因而愈銳。至亞細那派王 Ashurnasirpal 時。亞述古國之王。在紀元前八百八十年至八百五十八年。更有騎馬之